西羌列傳第七十七　范曄　後漢書八十七

西羌傳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衡山也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三危山在今沙州敦煌縣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也河關縣屬金城郡已上並續漢書文濱於賜支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者也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

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爲業其俗氏族無定或
以父名母姓爲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
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寡婦曰釐）故國
無鰥寡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
分種爲酋豪弱則爲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
爲雄殺人償死無它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
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爲吉
利病終爲不祥堪耐寒苦同之禽獸雖婦人
產子亦不避風雪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
之氣焉（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其人山居而多風水土剛強）

王政脩則賓服德教失則寇亂昔夏后氏太
康失國（太康夏啓之子盤于游田不恤四夷人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也）四夷
背叛及后相即位乃征畎夷（后相即太康之子）七
年然後來賓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
（泄啓八代孫帝芒之子也）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閒
（邠今豳州也岐即岐州也）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
衰諸夷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
克（武丁殷王也易曰高宗伐鬼方遠方也）前書音義曰鬼方
故其詩曰自

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殷頌之文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帝武乙即武丁五代孫無道爲偶人像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代之行天神不勝而僇辱之又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遂被雷震而死周古公踰梁山而避于岐下梁山在今雍州好畤縣西北古公文王之祖也岐山在扶風郡也及子季歷遂伐西落鬼戎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太丁武丁子也竹書紀年曰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也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季歷文王之父也竹書紀年曰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爲殷牧師也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也及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戍之莫不賓服見詩小雅采薇篇乃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晉韓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于牧野尚書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孔安國注曰皆蠻夷戎狄也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見史記王遂遷戎

于太原夷王衰弱（夷王穆王孫名燮也）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見竹書紀年）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犬丘縣名秦曰廢丘漢曰槐里也）王命伐戎不克及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爲戎所殺王乃召秦仲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郤後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後五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後二年晉人敗北戎于汾隰（二水名）戎人滅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後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並見竹書紀年）其年戎圍犬丘虜秦襄公之兄伯父時幽王昏虐四夷交侵遂廢申后而立褒姒申侯怒與戎寇周殺幽王於酈山周乃東遷洛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後二年邢侯大破北戎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貙邽冀之戎（狄即狄道貙即貙道邽即上邽縣冀即冀縣也）涇北有義渠之戎（義渠縣屬北地郡也）洛川

有大荔之戎（洛川即洛水大荔古戎國秦獲之改曰臨晉今同州城是也）渭南有驪戎伊洛閒有楊拒泉皐之戎（杜注左傳云楊拒我邑也）賴首以西有蠻氏之戎（左傳曰單氏杜譙注云梁南有蠻氏邑）當春秋時閒在中國與諸夏盟會魯莊公伐秦取邽冀之戎後十餘歲晉滅驪戎是時伊洛戎強稟侵曹魯（左傳莊公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杜豫注戎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後十九年遂入王城於是秦晉伐戎以救周（事見左傳僖公十二年）後二年又寇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戍周後九年陸渾戎自瓜州遷于伊川（瓜州今瓜州也事見僖二十二年）允姓戎遷于渭汭（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見左傳）東及轘轅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陰戎之種遂以滋廣（左傳哀公四年蠻子赤奔晉陰地杜豫注曰陰地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晉文公欲修霸業乃賂戎狄通道以匡王室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戎王聞穆公賢使由余觀秦秦穆公以客禮待之秦遺戎王以女樂乃降秦爲謀伐戎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業（魏絳晉大夫見左傳襄公

十三年是時楚晉強盛威服諸戎陸渾伊洛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後陸渾叛晉晉令荀吳滅之（荀吳晉大夫中行穆子也見左傳昭公元年）後四十四年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是時義渠大荔最強築城數十皆自稱王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韓魏復共稍并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逃走西踰汧隴（汧山隴山之閒也在今隴州汧源縣）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焉至貞王二十五年秦伐義渠虜其王（即厲公二十三年伐也）後十四年義渠侵秦至渭陰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于落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操名也庶長秦爵也事見左傳）義渠遂臣於秦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郁郅（縣名屬北地郡）後二年義渠敗秦師于李伯（李伯地名未詳）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徒涇縣名屬西河郡）及昭王立義渠王朝秦遂與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誘殺義渠王於甘泉宮因起兵滅之始置隴西

北地上郡焉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爲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世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餘種皆反舊爲酋豪云

羌無弋爰劒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不知爰劒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急藏於巖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劒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爲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與劓女遇於野劓截鼻也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爲俗遂俱亡入三河閒續漢書曰遂俱亡入河湟閒今此言三河即黃河賜支河湟河也諸羌見爰劒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爲豪河湟閒少五穀多禽獸以射獵爲事湟水出金城郡臨羌縣爰劒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衆羌人謂奴爲無弋以爰劒嘗爲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爲豪至爰劒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戎公今欲復之兵臨渭首滅狄貙戎貙音丸忍

季父印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曲河西數千里與衆羌絶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爲種任隨所之或爲鬽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爲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爲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並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爲九種舞生十七子爲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時秦孝公雄強威服羌戎孝公使太子駟率戎狄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研至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爲研種及秦始皇時務并六國以諸侯爲事兵不西行故種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郤衆狄築長城以界之衆羌不復南度至于漢興匈奴冒頓兵強破東胡走月氏威震百蠻臣服諸羌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縣氐音丁弟反縣音屠隴西郡及武帝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郤匈奴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

塞（令居縣屬金城郡令音零）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姐音紫）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罕（安故縣屬金城郡枹罕縣屬隴西音缶）漢遣將軍李息即中令徐自為將兵十萬人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鹽池縣有鹽池也）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義渠姓也）覘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以為畜牧安國以事奏聞後將軍趙充國以為不可聽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與諸羌大共盟誓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先零豪四十餘人軟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餘級於是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

至研十三世孫燒當立元帝時多姐等七種
羌寇隴西多音先廉反又所廉反姐音紫遣右將軍馮奉世
擊破降之從爰劒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
後以研爲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
孫更以燒當爲種號自多姐羌降之後數十
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輔政欲耀威
德以懷遠爲名乃令譯諷旨諸羌使共獻西
海之地初開以爲郡縣莽五縣邊海亭燧相望
焉燧烽也

濵良者燒當之玄孫也時王莽末四夷內侵
及莽敗衆羌遂還據西海爲寇更始赤眉之
際羌遂放縱寇金城隴西隗囂雖擁兵而不
能討之乃就慰納因發其衆與漢相拒建武
九年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
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
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
恚無聊故致反叛吏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
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

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
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
靜○劉攽曰使驛說見上宜改作譯卷中放此使塞外羌夷爲吏
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徼備今宜復如舊以明
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爲護羌校尉持節
如舊及邯卒而職省十年先零豪與諸種相
結復寇金城隴西遣中郎將來歙等擊之大
破事已具歙傳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
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悉歸服徙置天水
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都參狼羌反援又破
降之事已具援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
大允谷種小人貧而先零卑湳並皆強富數
侵犯之湳音乃感反滇良父子積見陵易憤怒而
素有恩信於種中於是集會附落及諸雜種
乃從大榆入掩擊先零卑湳大破之殺三千
人掠取財畜奪居其地大榆中由是始强滇
良子滇吾立中元元年武都參狼羌反殺掠
吏人太守與戰不勝隴西太守劉盱遣從事

爲渠間別本有其字

辛都監軍掾李苞將五千人赴武都與羌戰斬其酋豪首虜千餘人時武都兵亦更破之斬首千餘級餘悉降時滇吾附落轉盛常雄諸羌每欲侵邊者滇吾轉教以方略爲渠帥二年秋燒當羌滇吾與弟滇岸率步騎五千寇隴西塞劉盱遣兵於枹罕擊之不能克又戰於允街（允音鈆街音階縣名屬金城郡）爲羌所敗殺五百餘人於是守塞諸羌皆復相率爲寇遣謁者張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唐谷（允音鈆吾音牙縣名屬金城鄉唐谷故城在今鄯州湟水縣西也）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田颯皆沒又天水兵爲牢姐種所敗於白石死者千餘人（白石縣名屬金城郡有白石山）時燒何豪有婦人比銅鉗者年百餘歲多智筭爲種人所信向皆從取計策時爲盧水胡所擊比銅鉗乃將其衆來依郡縣種人頗有犯法者臨羌長牧擊比銅鉗而誅殺其種六七百人顯宗憐之乃下詔曰昔桓公伐戎而無仁惠故春秋貶曰齊人（春秋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

敗也何休注曰戎亦天地之所生乃迫敗之惡不仁也今國家無德恩不及遠羸弱何辜而當并命夫長平之暴非帝者之功言非王好生惡殺故不以爲功也史記曰白起昭王時爲上將軍擊趙趙不利將軍趙括起乃盡阬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咎由太守長吏妄加殘戮比銅鉗尚生者所在致醫藥養視令招其種人若欲歸故地者厚遣送之其小種若束手自詣欲効功者皆除其罪若有逆謀爲吏所捕而獄牀未斷悉以賜有功者永平元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於西邯大破之事已具武等傳滇吾遠引去餘悉散降徙七千口置三輔以謁者竇林領護羌校尉居狄道林爲諸羌所信而滇岸遂詣林降林爲下吏所欺謬奏上滇岸以爲大豪承制封爲歸義侯加號漢大都尉明年滇吾復降林復奏其第一豪與俱詣闕獻見帝怪一種兩豪疑其非實以事詰林林辭窘窘窮也乃僞對曰滇岸即滇吾隴西語不正耳帝窮驗知之怒而免林官會

涼州刺史又奏林臧罪遂下獄死謁者郭襄
代領校尉事到隴西聞涼州羌盛還詣闕抵
罪於是後省校尉官滇吾子東吾立以父降
漢乃入居塞內謹愿自守而諸弟迷吾等數
爲寇益肅宗建初元年安夷縣吏略妻卑滇
種羌婦吏爲其夫所殺安夷長宗延追之出
塞（安夷縣名屬金城郡）種人恐見誅遂共殺延而與勒
姐攵吾良二種相結爲寇隴西太守孫純遣
從事李睦及金城兵會和羅谷與卑滇等戰
斬首虜數百人復拜故廋遼將軍吳棠領護
羌校尉居安夷二年夏迷吾遂與諸衆聚兵
欲叛出塞金城太守郝崇追之戰於勇谷崇
兵大敗崇輕騎得脫死者二千餘人於是諸
種及屬國盧水胡悉與相應吳棠不能制坐
徵免武威太守傅育代爲校尉移居臨羌迷
吾又與封養種豪布橋等五萬餘人共寇隴
西漢陽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
耿恭副討破之於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

防乃築索西城（故城在今洮州）列徙隴西南部都尉成之悉復諸亭候至元和三年迷吾復與傍號吾諸雜種反叛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眾郡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權宜放遣羌即為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傳育不欲失信伐之乃募人鬬諸羌胡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年育上請發隴西

張掖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剋期擊之令隴西兵據河南張掖酒泉兵遮其西並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選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塊谷去虜數里須旦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營中驚壞散走育下馬手戰殺十餘人而死者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育北地人也顯宗初為臨羌長與捕

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聲聞於匈奴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臼肅宗下詔追褒美之封其子毅爲明進侯七百戶以隴西太守張紆代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迷吾既殺傅育狃忕邊利（狃忕慣習也狃音女九反忕音時制反）章和元年復與諸種步騎七千人入金城塞張紆遣從事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遂將種人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因自擊伏兵起（○劉攽曰案文當云自擊鼓起伏兵）誅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祭育冢復放兵擊在山谷閒者斬首四百餘人得生口二千餘人迷吾子迷唐及其種人向塞號哭與燒何當煎當闐等相結以子女及金銀娉納諸種解仇交質將五千人寇隴西塞太守寇盱與戰於白石迷唐不利引還大小榆谷北招屬國諸胡會集附落種衆熾盛張紆不能

討永元元年紆坐徵以張掖太守鄧訓代爲
校尉稍以賞賂離閒之由是諸種少解稟吾
子東號立是時號吾將其種入降校尉鄧訓
遣兵擊迷唐迷唐去大小榆谷徙居頗巖谷
和帝永元四年訓病卒蜀郡太守聶尚代爲
校尉尚見前人累征不克欲以文德服之乃
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既
還遣祖母卑缺詣尚尚自送至塞下爲設祖
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因而
反叛遂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
寇金城塞五年尚坐徵免居延都尉貫友代
爲校尉友以迷唐難用德懷終於叛亂乃遣
譯使搆離諸種誘以財貨由是解散友乃遣
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
人收麥數萬斛遂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
舡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乃率部落遠
依賜支河曲至八年友病卒漢陽太守史充
代爲校尉充至遂發湟中羌胡出塞擊迷唐

而羌迎敗充兵殺數百人明年充坐徵代郡太守吳祉代爲校尉其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隴西殺數百人乘勝深入脅塞內諸種羌共爲寇盜衆羌復慫與相應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大夏縣名屬隴西郡）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趙代副將北軍五營緦陽雍營三輔積射及邊兵羌胡三萬人討之（五營即五校也雍營即扶風都尉也緦陽營解見南匈奴傳也）尚屯狄道代屯枹罕尚遣司馬寇肝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尚等追至高山迷唐窮迫率其精強六戰肝斬虜千餘人得牛馬羊萬餘頭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入塞明年尚代並坐畏懦徵下獄免謁者王信領尚營屯枹罕謁者耿譚領代營屯白石譚乃設購賞諸種頗來內附迷唐恐乃請降信譚遂受降罷兵遣迷唐詣闕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餘口飢窘不立入居金城和帝令迷唐將其種人還大小榆谷迷唐以爲

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城不可復居辭以種
人飢餓不肯遠出吳社等乃多賜迷唐金帛
令雜穀市畜促使出塞種人更懷猜驚十二
年遂復背叛乃發將漢中諸胡寇鈔而去王
信耿譚吳祉皆坐徵以酒泉太守周鮪代為
校尉明年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初累姐種附
漢迷唐怨之遂擊殺其酋豪由是與諸種為
讎黨援益疎其秋迷唐復將兵向塞周鮪與
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兵屬國湟中月氏諸
胡隴西牢姐羌合三萬人出塞至允川與迷
唐戰周鮪還營自守唯侯霸兵陷陳斬首四
百餘級羌衆折傷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
分徙漢陽安定隴西迷唐遂弱其種衆不滿
千人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明年周鮪坐
畏懦徵侯霸代為校尉安定降羌燒何種眷
諸羌數百人反叛郡兵擊滅之悉沒入弱口
為奴婢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
隃麋相曹鳳上言（隃麋縣名屬右扶風）西戎為害前世

所患臣不能紀古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南得鍾存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亡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於是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龍耆即龍支也今鄯州縣）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邯水名邯分派左右今在廓州）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羌叛乃罷迷唐失衆病死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千東號子麻奴立初隨

父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人
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永初元年夏遣
騎都尉王弘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
征西域弘迫促發遣群羌懼遠屯不還行到
酒泉多有散叛諸郡各發兵徼遮或覆其廬
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
奔潰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先
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
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
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
郡縣畏懦不能制冬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
校尉任尚副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
潁川太原上黨兵合五萬人屯漢陽明年春
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先擊敗騭軍於
冀西殺千餘人校尉侯霸坐衆羌反叛徵免
以西域都護段禧代爲校尉其冬騭使任尚
及從事中郎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
萬人戰於平襄縣名屬漢陽郡尚軍大敗死者八千

自

任何之任合作仁

餘人於是滇零等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騭還師留任尚屯漢陽爲諸軍節度朝廷以鄧太后故迎拜騭爲大將軍封任尚樂亭侯食邑三百户三年春復遣騎都尉任何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當

煎勒姐種攻沒破羌縣鍾羌又沒臨洮縣生得隴西南部都尉明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縣名屬漢中郡燔燒郵亭大掠百姓於是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乃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西京左輔都尉都高陵右輔都尉都郿也時羌復攻褒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爲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

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於是徙金城郡居襄武（襄武縣名屬隴西郡）任仁戰累敗而兵士放縱檄車徵詣廷尉詔獄死段禧病卒復以前校尉侯霸代之遂移居張掖五年春任尚坐無功徵免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縣名屬隴西郡）安定徙美陽（縣名屬右扶風）北地徙池陽（縣名屬左扶翊）上郡徙衙（縣名屬馮翊音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太半復以任尚爲侍御史擊叛羌於上黨羊頭山破之（羊頭山在上黨郡穀遠縣）誘殺降者二百餘人及罷孟津屯其秋漢陽人

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入上邽城琦自稱安漢將軍於是詔購募得琦首者封列侯賜錢百萬羌胡斬琦者賜金百斤銀二百斤漢陽太守趙博遣刺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賜錢百萬而杜季貢王信等將其衆據樗泉營侍御史唐喜領諸郡兵討破之斬王信等六百餘級沒入妻子五百餘人收金銀綵帛一億已上杜季貢亡從滇零六年任尚復坐徵免滇零死子零昌代立年尚幼少同種狼莫爲其計策以杜季貢爲將軍別居丁奚城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別部牢羌於安定首虜千人得驢騾駱駝馬牛羊二萬餘頭以畀得者畀音必四反元初元年春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遣兵寇雍城又號多與當煎勒姐大豪共脅諸鍾分兵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蠻將兵救之漢中五官掾程信率壯士與蠻共擊破之號多退走

還斷隴道與零昌通謀侯霸馬賢將湟中吏
人及降羌胡於枹罕擊之斬首二百餘級涼
州刺史皮楊擊羌於狄道大敗死者八百餘
人楊坐徵免侯霸病卒漢陽太守龐參代爲
校尉參以恩信招誘之二年春號多等率衆
七千餘人詣參降遣詣闕賜號多侯印綬遣
之參始還居令居通河西道而零昌種衆復
分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將南陽兵因發益
部諸郡屯兵擊零昌黨呂叔都等至秋蜀人
陳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皆封侯賜錢又使
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遣左馮翊司馬鈞行
征西將軍督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
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
尉皇甫旗等合八千餘道並北擊零昌參兵至勇
士東爲杜季貢所敗（勇士縣名屬天水郡）於是引退鈞
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獲杜季貢率衆僞
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

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光等並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坐徵自殺龐參以失期軍敗抵罪以馬賨代領校尉事後遣任尚爲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代琳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宜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効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絶絃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尾猶隨也）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級獲牛馬羊數千頭明年夏虜遼將軍鄧遵率南單于

及左鹿蠡王須沉萬騎擊零昌於靈州（縣名屬朔北地郡）斬首八百餘級封須沉爲破虜侯金印紫綬賜金帛各有差任尚遣兵擊破先零羌於丁奚城秋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任尚又遣假司馬募陌陳士擊零昌於北地殺其妻子得牛馬羊二萬頭燒其廬落斬首七百餘級得僭號文書及所没諸將印綬四年春尚遣當闐種羌榆鬼等五人刺殺杜季貢封榆鬼爲破羌侯其夏尹就以不能定益州刺史張喬領尹就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秋任尚復募効功種號封刺殺零昌封號封爲羌王冬任尚將諸郡兵與馬賢並進北地擊狼莫賢先至安定青石岸狼莫逆擊敗之會尚兵到高平（縣名屬安定郡）內合勢俱進狼莫等引退乃轉營迫之至北地相持六十餘日戰於富平河上大破之（富平縣屬北地郡）斬首五千級還得所掠人男女千餘人牛馬驢羊駱駝十餘萬頭狼莫逃走於是西河虔

入種羌萬一千口詣鄧遵降五年鄧遵纂上
郡全無種羌雕何等刺殺狼莫賜雕何爲羌
侯封遵武陽侯三千户遵以太后從弟故爵
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又誣增首級受賕枉
法臧千萬已上檻車徵弃市沒入田廬奴婢
財物自零昌狼莫死後諸羌瓦解三輔益州
無復寇儆自羌叛十餘年閒兵連師老不暫
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
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
涼二州遂至虛耗六年春勒姐種與隴西種
羌號良等通謀欲反馬賢迸擊之於安故斬
號良及種人數百級皆降散永寧元年春上
郡沉氐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其夏馬賢
將萬人擊之初戰失利死者數百人明日復
戰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馬牛
羊以萬數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大豪飢五等
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追之
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

還率三千餘人復寇張掖殺長吏初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户別留允街而首施兩端（首施簡首鼠也）建光元年春馬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稟書封賢安亭侯食邑千户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秋遂相結共殺將諸種步騎三千人寇湟中攻金城諸縣賢將先零種赴擊之戰於牧死兵敗死者四百餘人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殺將先零沉氐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鸞鳥縣名屬武威郡鸞音贊）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延光元年春賢追到湟中麻奴出塞度河賢復追擊戰破之種衆散遁詣涼州刺史宗漢降麻奴等孤弱飢困其年冬將種衆三千餘户詣漢陽太守耿种降安帝假金印紫綬賜金銀綵繒各有差是歲屢入種羌與上郡胡反攻穀羅

城度遼將軍耿夔將諸郡兵及烏桓騎赴擊
破之三年秋隴西郡始還狄道焉麻奴兄犀
苦立順帝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
將七千餘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
率種人降進封賢都鄉侯自是涼州無事至
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子孫以奉
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以
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
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

上郡龜茲縣有鹽官即雍州之域也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
銜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阸據險因渠以
溉水春河漕水春即水碓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
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
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前書音義曰無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大也郡縣兵荒二十
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
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
未復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陵園也單外謂無守固而公卿

選懦容頭過身（前書音義曰選懦柔惟也懦音而掾反）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厥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淺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常儲穀粟令周數年馬賢以羌苦兄弟數背叛因繫質於令居（令音零）其冬賢坐徵免右扶風韓皓代爲校尉明年羌苦詣皓自言求歸故地皓復不遣因轉湟中屯田

置兩河閒以逼群羌皓復坐徵張掖太守馬續代爲校尉兩河閒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儆備續欲先示恩信乃上移屯田還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爲十部二年夏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前書南部都尉治臨洮縣）三年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諸拜前校尉馬賢爲謁者鎮撫諸種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數百級四年馬賢亦發隴西吏士

及羌胡兵擊殺良封斬首千八百級獲馬牛羊五萬餘頭良封親屬並詣實降○劉攽曰案文實當作賢即馬賢也賢復進擊鍾羌且昌且昌等率諸種十餘萬詣涼州刺史降永和元年馬續遷度遼將軍復以馬賢代爲校尉初武都塞上白馬羌攻破屯官反叛連年二年春廣漢屬國都尉擊破之斬首六百餘級馬賢又擊斬其渠帥飢指累祖等三百級於是隴右復平明年冬燒當種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塞馬賢將兵赴擊斬首四百餘級獲馬千四百匹那離等復西招羌胡殺傷吏民四年馬賢將湟中義從兵及羌胡萬餘騎掩擊那離等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得馬騾羊十萬餘頭徵賢爲弘農太守以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並當之職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荒服在九州之外也言其荒忽無常要服在九州之內侯衛之外言以文德要來之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

素性疾惡○劉攽曰三君按時與二人語何緣得三明是二子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論語文也鄭玄注云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疾之已甚是又使之為亂行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虐或作庸庸薄也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傳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秉並坐徵於是發京師近郡及諸州兵討之拜馬賢為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又於扶風漢陽隴道作塢壁三百所置屯兵以保聚百姓且凍分遣種人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春馬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姑山射音夜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帝愍之賜布三千匹穀千斛封賢孫光為舞陽亭侯租入歲百萬遣侍御史督錄征西營兵存恤死傷於是東西羌遂大合鞏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又燒園陵掠關中殺傷長吏郃

陽令任頵追擊戰死（郃陽同州縣也頵音於筠反）遣中郎將龐浚募勇士千五百人頻美陽爲涼州援武威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得馬牛羊驢萬八千餘頭羌二千餘人降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罕種羌千餘寇北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冲擊之不利秋諸種八九千騎寇武威涼部震恐於是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遣行車騎將軍執金吾張喬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河內南陽汝南兵萬五千屯三輔漢安元年以趙冲爲護羌校尉冲招懷叛羌罕衆乃率邑落五千餘户詣冲降於是罷張喬軍屯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戀北界（參戀縣名屬安定郡戀音力全反）三年夏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掩擊之斬首千五百級得牛羊驢十八萬頭冬冲擊諸種斬首四千餘級詔冲一子爲郎冲復追擊於阿陽斬首八百級（阿陽縣屬漢陽郡）於是諸種前後三萬餘户詣涼州刺史降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

遂爲諸羌所誘將羌衆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瑤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級得牛馬羊二十餘萬頭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鸇陰河續漢書建威作武威鸇陰縣名屬安定郡軍渡未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歿冲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永嘉元年封冲子愷義陽亭侯以漢陽太守張貢代爲校尉左馮翊梁並稍以恩信招誘之於是離湳狐奴等五萬餘户詣並降隴右復平並大將軍冀之宗人封爲鄠侯邑二千户自永和羌叛至乎是歲十餘年閒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前書音義曰牢價直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殺長吏是時西羌及湟中胡復畔爲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斬首招降二十萬人永壽元年校尉張貢卒以前南陽太守第五訪代爲校尉甚有

威惠西垂無事延熹二年訪卒以中郎將段
熲代爲校尉時燒當八種寇隴右熲擊大破
之四年零吾復與先零及上郡沈氐牢姐諸
種并力寇并涼及三輔會段熲坐事徵以濟
南相胡閎代爲校尉閎無威略羌遂陸梁覆
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擊破之五
年沉氐諸種復寇張掖酒泉皇甫規招之皆
降事已具規傳烏吾種復寇漢陽隴西金城
諸郡兵共擊破之各還降附至冬滇那等五
六千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廬舍六年
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斬首溺死三千餘人
胡閎疾復以段熲爲校尉永康元年東羌岸
尾等種同種連寇三輔中郎將張奐追破斬
之事已具奐傳當前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
熲復破滅之餘悉降散事已具熲傳靈帝建
寧三年燒當羌奉使貢獻中平元年北地降
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漢中羌義從胡
北宮伯玉等反寇隴右事已具董卓傳興平

元年馮翊降羌反寇諸縣郭汜樊稠擊破之軼首數千級自爰劒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前史不載口數唯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爲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無慮順帝時勝兵合可二十萬人（無慮猶都凡也）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鬱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紀知也建武十三年廣漢塞外白馬羌豪樓登等率種人五千餘户内屬光武封樓登爲歸義君長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内屬拜造頭爲邑君長賜印綬至安帝永初元年蜀郡徼外羌龍橋等六種萬七千二百八十口内屬明年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種三萬六千九百口復舉土内屬冬廣漢塞外參

狼種羌二千四百口復來內屬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為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領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其從漢兵戰鬬隨勢強弱被復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為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户在張掖號曰義從

胡中平元年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

論曰羌戎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為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鬻然諾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傯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晴清

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鞬以鳥驚桴擊鼓槌也革甲也鞬箭服也左傳晉文公曰右屬櫜鞬鞬音紀言反故永初之閒群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招引山豪轉相嘯聚揭木爲兵負柴爲械轂馬揚埃陸梁於三輔建號稱制恣睢於北地前書班固曰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恣睢肆怒之貌也睢音火季反東犯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羽書即檄書也魏武奏事曰邊有驚急即插羽以示急也并涼之士特衝殘斃壯悍則委身於兵場女婦則徽纏而爲虜說文曰徽糾繩也纏索也發冢露胔死生塗炭此肉音才賜反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回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胔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之命徵兵會

衆以圖其隙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粮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奏猶上也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暴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資山西之猛性練戎俗之態情窮武思盡飈銳以事之被羽前登身當百死之陳前書楊雄曰蒙看負羽也蒙沒氷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頭顱斷落於萬丈之山支革判解於重崖之上不可校計顱音盧廣雅曰顱顲顲也支謂四支革皮也其能穿竄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汙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疾痾於心腹也根謂盡其根本惜哉

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還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當煎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帝王紀曰紂作象箸箕子爲父師歎曰象箸不施於土簋不盛於菽藿必須犀玉之杯食熊蹯豹胎臣賢案史記及韓子並云箕子今云微子蓋誤辛有浩歎於伊川也左傳曰周平王之東遷也大夫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後秦遷陸渾戎于伊川言中國之地不宜徙戎狄居之後將爲患也

贊曰金行氣剛播生西羌氏豪分種遂用殷彊虔劉隴北假僭涇陽涇陽縣屬安定郡朝勞內謀兵憊外攘憊疾亟也音白拜反

西羌列傳第七十七　張㮚王鰲叟校正

西域列傳第七十八

范曄 後漢書八十八

西域傳

武帝時西域內屬有三十六國漢爲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前書曰自李廣利征討大宛之後屯田渠犂置使者領護營田以供使外國也）宣帝改曰都護宣帝時鄭吉以侍郎田渠犂發兵攻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其後匈奴日逐王降吉護以吉前破車師後降日逐遂并令護車師以西北道號曰都護都護之置始自於吉也元帝又置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漢官儀曰戊己中央鎮覆四方

又開渠播種以爲厥勝故稱戊己焉車師有前王後王國也哀平閒自相分割爲五十五國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前書曰莽即位改匈奴單于印璽爲章和親遂絕西域亦尾解焉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屬願請都護光武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許之會匈奴衰弱莎車王賢誅滅諸國賢死之後遂更相攻伐小宛精絕戎盧且末爲鄯善所并且音子余反渠勒皮山爲于寘所統悉有其地郁立單桓孤湖烏貪訾離爲車師所滅後其國並復立永平中北虜乃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十六年明帝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在今伊州伊吾縣也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寘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帝始置都護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龜茲讀曰丘慈下並同攻沒都護陳睦悉覆其衆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

河城章帝不欲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二年復罷屯田伊吾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寘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大破匈奴二年憲因遣副校尉閻槃將二千餘騎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劉攽曰置戊己校尉按戊己本兩校今此下文云又置戊部候則此特當但置戊校也車師傳注中云戊校尉所統又傳云戊校尉閻詳足明置戊校而已後人不知妄增己字亦非章懷以前失之

領兵五百人居車師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車師後部候城相去五百里六年班超復擊破焉耆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于海瀕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續漢書甘英作甘菟皆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於是遠國蒙奇兜勒皆來歸服遣使貢獻及孝和晏駕西域背畔安帝永初元年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禧音喜基

反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自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爲邊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患其暴害元初六年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數月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沒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玉門陽關二關名也在敦煌西界）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以爲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閒（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前書敦煌郡廣至縣有昆侖障也宜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劉攽曰注宜禾都尉居也案文也當作之）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

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武帝初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擿兩關焉柳中今西州縣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窘困也高帝自擊匈奴至平城為冒頓單于圍於白登七日乃得解太宗文帝也賈誼上疏曰匈奴嫚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繒綵以奉之夷狄徵今是人主之操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故云恥也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縻於盧山之壑狼望匈奴中地名也前書楊雄曰前代豈樂無量之費快心於狼望之北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筭至舟車貲及六畜武帝時國用不足筭至車船租及六畜言皆計其所得以出筭軺車一筭商賈車二筭船五文以上一筭六畜無文以此言之無物不筭夫豈不懷慮久故也懷思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前書云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臂也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

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宣帝時數入朝稱臣奉貢元帝時呼韓邪單于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殖生也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鄙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宇鄴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邵公日辟國百里今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也日蹙國百里也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淮南子曰修政於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也帝納之乃以班勇班勇班超之子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

于延光西域三絶三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寘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已西遂絶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貧之以爲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元嘉二年長史王敬爲于寘所沒永興元年車師後王復反攻屯營雖有降首（首猶服也音式救反）曾莫懲革自此浸以踈慢矣班固記諸國風土人俗皆已詳備前書今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以爲西域傳皆安帝末班勇所記云

西域內屬諸國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極玉門陽關西至葱嶺其東北與匈奴烏孫相接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其河有兩源一出葱嶺東流（葱山名也內河舊事云其山高大生葱故名）一出于寘南山下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

名鹽澤去玉門三百餘里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有柳中皆高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焉自鄯善踰蔥嶺出西諸國有兩道傍南山北陂河西行（循河陂日）音彼義反次下亦同史記曰陂山通道至莎車爲南道南道南踰蔥嶺則出大月氏安息之國也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陂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

拘彌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四千九百里（續漢書曰寧彌國土本名拘彌）去洛陽萬二千八百里領戶二千一百七十三口七千二百五十一勝兵千七百六十人順帝永建四年于寘王放前殺拘彌王興自立其子爲拘彌王而遣

使者貢獻於漢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帝赦于窴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陽嘉元年徐由遣疏勒王臣槃發二萬人擊于窴破之斬首數百級放兵大掠更立興宗人成國爲拘彌王而還至靈帝熹平四年于窴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巳校尉○劉攽曰案文多巳字但是一字也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爲王時人衆裁有千口其國西接于窴三百九十里

于窴國居西城去長史所居五千三百里去洛陽萬一千七百里領户三萬二千口八萬三千勝兵三萬餘人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窴徙其王俞林爲驪歸王明帝永平中于窴將休莫霸反殺莎車自立爲于窴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盛從精絶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盛自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爲大順帝永建六年于窴王放前遣侍子

詣闕貢獻元嘉元年長史趙評在于竇病癰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拘彌王成國與于竇王建素有隙乃語評子云于竇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劑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以王敬代為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竇國人欲以我為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竇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竇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為欲殺我旦日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為復隸即前斬建于竇侯將輸棲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竇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棲欲自立為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劉攽曰國人殺之案下文言輸棲死已經月此時

安得云殺之蓋是不提字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爲敦煌太守亮到開募于寘令自斬輸棘時輸棘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驕自于寘經皮山至西夜子合德若焉西夜國一名漂沙去洛陽萬四千四百里戶二千五百口萬餘勝兵三千人地生白草有毒國人煎以爲藥傳箭鏃所中即死漢書中誤云○劉攽曰漢書中按漢當作前并大秦國中一字亦然西夜子合國是一國今各自有王前書云西夜國子合國王號子合國去疏勒千里領戶三百五居呼犍谷犍音九言反十口四千勝兵千人德若國領戶百餘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去長史居三千五百三十里去洛陽萬二千一百五十里與子合相接其俗皆同自皮山西南經烏秅前書音義音鵄擊又云烏音一加反秅音直加反急言之如鵄擊反涉懸度歷罽賓六十餘日行至烏

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時改名排持復西南
馬行百餘日至條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
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
陸道土地暑溼出師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
大雀其卵如甕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
至安息後役屬條支爲置大將監領諸小城
焉一國今
安息國居和櫝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北與

康居接南與烏弋山離接地方數千里小城
數百戶口勝兵最爲殷盛其東界木鹿城號
爲小安息去洛陽二萬里章帝章和元年遣
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和帝永
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
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
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
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海中善使
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十三

幸安息王滿屈復獻師子及條支大鳥時謂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焉

大秦國一名犂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爲城郭列置郵亭皆垩堊之（堊飾也音火既反郭璞曰垩白土也音惡）有松柏諸木百草人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皆髡頭而衣文繡乘輜軿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所居城邑周圜百餘里城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其王日游一宮聽事五日而後徧常使一人持囊隨王車人有言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至宮發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國中災異及風雨不時輒

廢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抱朴子曰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爲駭雞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毳野蠶繭所作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凡外國諸珍異皆出焉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於海中利有十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閡音五代反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

書異矣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置驛也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爲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度海北諸國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故不記云魚豢魏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九丈妙非常氏音支下並同居監氏城前書監氏作監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三十七里去洛陽萬六千三十里戶十萬口四十萬勝兵十餘萬人初月氏爲匈奴所滅遂遷於大夏分其國爲休密雙靡貴霜肹頓都密凡五部翎侯後百餘歲貴霜翎侯○劉攽曰按支多一王字侵安息取高附地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立就部爭八十餘死子閻膏珍代爲王復滅天竺置將一人監領之月氏自

此之後最爲富盛諸國稱之皆曰貴霜王漢本其故號言大月氏云

高附國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則得之弱則失之而未嘗屬月氏漢書以爲五翎侯數非其實也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

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之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溼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而戰其人弱於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浮圖即佛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國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以身毒爲名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土出象犀瑇瑁金銀銅鐵鉛錫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毾㲪（毾音宅闔反㲪音登埤蒼曰毛席也釋名曰施也承大牀前小榻上登以上牀也）諸香石密胡椒薑黑鹽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

域反畔乃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術中國因此頗有奉其道者後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東離國居沙奇城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列城數十皆稱王大月氏伐之遂臣服焉男女皆長八尺所恬弱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栗弋國屬康居出名馬牛羊蒲萄衆果其土水美故蒲萄酒特有名焉

嚴國在奄蔡北屬康居出鼠皮以輸之奄蔡國改名阿蘭聊國居地城屬康居土氣溫和多楨松白草（前書音義曰白草草之白者又云似莠而細熟時正白牛馬所食焉）民俗衣服與康居同

莎車國西經蒲犂無雷至大月氏東去洛陽

萬九百五十里匈奴單于因王莽之亂略有西域唯莎車王延最強不肯附屬元帝時嘗爲侍子長於京師慕樂中國亦復參其典法常勑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天鳳五年延死謚忠武王子康代立光武初康率傍國拒匈奴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九年康死謚宜成王弟賢代立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爲拘彌西夜王十四年賢與鄯善王安並遣使詣闕貢獻於是西域始通悉嶺以東諸國皆屬賢十七年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天子以問大司空竇融以爲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帝乃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共望詔

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號賢爲單于賢浸以驕橫重求賦稅數攻龜茲諸國諸國愁懼二十一年冬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是特賢自負兵強欲并兼西域攻擊益甚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天子許之二十二年賢知都護不至遂遣鄯善王安書令絕通漢道賢復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鄯善焉耆諸國安不納而殺其使賢大怒發兵攻鄯善安迎侍子又留敦煌愁思皆亡歸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

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而賢益橫嬀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爲嬀塞王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爲龜茲王賢以則羅年少乃分龜茲爲烏壘國徙駟鞬爲烏壘王又更以貴人爲嬀塞王數歲龜茲國人共殺則羅駟鞬而遣使匈奴更請立王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爲龜茲王龜茲由是屬匈奴賢以大宛貢稅減少自將諸國兵數萬人攻大宛大宛王延留迎降賢因將還國徙拘彌王橋塞提爲大宛王而康居數攻之橋塞提在國歲餘亡歸賢復以爲拘彌王而遣延留還大宛使貢獻如常賢又徙于窴王俞林爲驪歸王立其弟位侍爲于窴王歲餘賢疑諸國欲畔召位侍及拘彌姑墨子合王盡殺之不復置正○劉攽曰按文正當作王但遣將鎮守其國位侍子戒亡降漢封爲守節侯莎車將君得在于

竇暴虐百姓患之明帝永平三年其大人都
未出城見野豕欲射之豕乃言曰無射我我
乃為汝殺君得都末因此即與兄弟共殺君
得而大人休莫霸復與漢人韓融等殺都末
兄弟自立為于竇王復與拘彌國人攻殺莎
車將在皮山者引兵歸於是賢遣其太子國
相將諸國兵二萬人擊休莫霸霸迎與戰莎
車兵敗走殺萬餘人賢復發諸國數萬人自
將擊休莫霸霸復破之斬殺過半賢脫身走
歸國休莫霸進圍莎車中流矢死兵乃退于
竇國相藐榆勒等共立休莫霸兄子廣德為
王匈奴與龜茲諸國共攻莎車不能下廣德為
承莎車之敝使弟輔國侯仁將兵攻賢賢連
敗兵華乃遣使與廣德和先是廣德父拘在
莎車數歲於是賢歸其父而以女妻之結為
昆弟廣德引兵去明年莎車相且運等（且音子余反）
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城守

使使謂廣德曰我還汝父與汝婦汝來擊我何爲廣德曰王我婦父也久不相見願各從兩人會城外結盟賢以問且運且運曰廣德女壻至親宜出見之賢乃輕出廣德遂執賢而且運等因內于竇兵虜賢妻子而并其國鎖賢將歸歲餘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焉耆尉黎龜茲十五國兵三萬餘人圍于竇廣德乞降以其太子爲質約歲給罽絮冬匈奴復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爲莎車王廣德又攻殺之更立其弟齊黎爲莎車王章帝元和三年○劉攽曰案文少一也字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大破之由是遂降漢事已具班超傳莎車東北至疏勒

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去洛陽萬三百里領戶二萬一千勝兵三萬餘人明帝永平十六年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爲疏勒王冬漢遣軍司馬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爲疏勒王忠後反

畔超擊斬之事已具超傳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於月氏月氏王親愛之後安國死無子母持國政與國人共立臣磐同產弟子遺腹爲疏勒王臣磐聞之請月氏王曰安國無子種人微弱若立母氏我乃遺腹叔父也我當爲王月氏乃遣兵送還疏勒國人素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爲王更以遺腹爲磐豪城侯後莎車連畔于寘屬疏勒疏勒以強故

得與龜茲于寘爲敵國焉順帝永建二年臣磐遣使奉獻帝拜臣磐爲漢大都尉兄子臣勳爲守國司馬五年臣磐遣侍子與大宛莎車使俱詣闕貢獻陽嘉二年臣磐復獻師子封牛至靈帝建寧元年疏勒王與漢大都尉於獵中爲其季父和得所射殺和得自立爲王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劉攽曰按文亦多亡字西域長史張晏將焉耆龜茲車師前後部合三

萬餘人討疏勒攻槖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東北經尉頭溫宿姑墨龜茲至焉耆焉耆國王居南河城北去長史所居八百里東去洛陽八千二百里户萬五千口五萬二千勝兵二萬餘人其國四面有大山與龜茲相連道險阸易守有海水曲入四山之内周匝其城三十餘里永平末焉耆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副校尉郭恂殺吏士二千餘人至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焉耆危須尉黎山國遂斬焉耆尉黎二王首傳送京師縣蠻夷邸（蠻夷皆置邸以居之若今鴻臚寺也）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爲王尉黎危須山國皆吏立其王至安帝時西域背畔延光中超子勇爲西域長史復討定諸國元孟與尉黎危須不降永建二年勇與敦煌太守張朗擊破之元孟乃遣子詣闕貢獻

蒲類國居天山西疏榆谷東南去長史所居

千二百九十里去洛陽萬四百九十里户八百餘口二千餘勝兵七百餘人廬帳而居逐水草頗知田作有牛馬駱駞羊畜能作弓矢國出好馬蒲類本大國也前西域屬匈奴而其王得罪單于單于怒徙蒲類人六千餘口內之匈奴右部阿惡地因號曰阿惡國南去車師後部馬行九十餘日人口貧羸逃亡山谷閒故留爲國云○劉攽曰按此文不足當云其人口貧羸者逃亡山谷閒故留爲國云少一其字一者字

移支國居蒲類地户千餘口三千餘勝兵千餘人其人勇猛敢戰以寇鈔爲事皆被髮隨畜逐水草不知田作所出皆與蒲類同

東且彌國東去長史所居八百里去洛陽九千二百五十里户三千餘口五千餘勝兵二千餘人廬帳居逐水草頗田作其所出有亦與蒲類同所居無常

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故號交河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東去洛陽九千

一百二十里領戶千五百餘口四千餘勝兵二千人
後王居務塗谷去長史所居五百里去洛陽九千六百二十里領戶四千餘口萬五千餘勝兵三千餘人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浦類移支是爲車師六國北與匈奴接前部西通焉耆北道後部西通烏孫建武二十一年與鄯善焉耆遣子入侍光武遣還之乃附屬匈奴明帝永平十六年漢取伊吾盧通西域車師始復內屬匈奴遣兵擊之復降北虜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慴前後王各遣子奉貢入侍並賜印綬金帛八年戊巳校尉索頠欲廢後部王涿鞮立破虜侯細致涿鞮忿前王尉卑大賣巳因反擊尉卑大獲其妻子明年漢遣將兵長史王林發涼州六郡兵及羌虜胡二萬餘人以討涿鞮獲首虜千餘人涿鞮入北匈奴漢軍追擊斬之立涿鞮兄農奇爲王至永寧元年後王軍

就及母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司馬即屬戊校尉呼統也和帝時置戊已校尉鎮車師後部行事謂前行長史索班○劉攽曰注和帝置戊已校尉按此上文云司馬即屬戊校尉呼統是也下不合添一已字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軍就大破斬之順帝永建元年勇率後王農奇子加特奴及八滑等發精兵擊北虜呼衍王破之勇於是上立加特奴為後王八滑為後部親漢侯陽嘉三年夏車師後部司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掩擊北匈奴於閻吾陸谷壞其廬落斬數百級獲單于母季母及婦女數百人季母叔母也牛羊十餘萬頭車千餘兩兵器什物甚衆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後部帝以車師六國接近北虜為西域蔽扞乃令敦煌太守發諸國兵及玉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掩擊北虜於勒山漢軍不利秋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部破之桓帝元嘉元年呼衍王將三千餘騎寇伊吾伊吾司馬毛愷遣吏兵五百人於蒲類海東與呼衍

王戰悉爲所没呼衍王遂攻伊吾屯城夏遣
敦煌太守司馬達將敦煌酒泉張掖屬國吏
士四千餘人救之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
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永興元年車師後部
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遂忿戾反
畔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侯炭
遮領餘人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
將其母妻子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敦煌
太守宋亮上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爲
後部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
國頗収其國人戊校尉閻詳慮其招引北虜
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爲王阿羅多乃
詣詳降於是收奪所賜卑君印綬更立阿羅
多爲王仍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
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之户數也
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聞也漢世張騫
懷致遠之略前書張騫漢中人爲博望侯武帝時上言大夏及安息大宛之
屬大國奇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地廣萬里帝從之班超奮封侯之志

超少時家貧投筆歎曰丈夫當如傅介子張騫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語見超傳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於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納愛贄露頂肘行稟向而朝天子故設戊巳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先馴則賞巖金而賜龜綬龜謂印文也漢舊儀曰銀印龜紐其文刻曰某官之章後服則繫頸頼而釁北闕立屯田於膏腴之野列郵置於要害之路馳命走驛○劉攽曰驛按當作譯說向上不絕於時月商胡販客日款於塞下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若其境俗性智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川河領障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棧谷繩行沙度之道身熱首痛風災鬼難之域前書杜欽曰罽賓本漢所立殺漢使者今悔過來順使者送至懸度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陂臨峥嶸不測之淵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釋法顯游天竺記云西度流沙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葱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沙揚礫遇此難者萬無一全也○劉攽曰注過此難者按過當作遇莫不備寫情形審求根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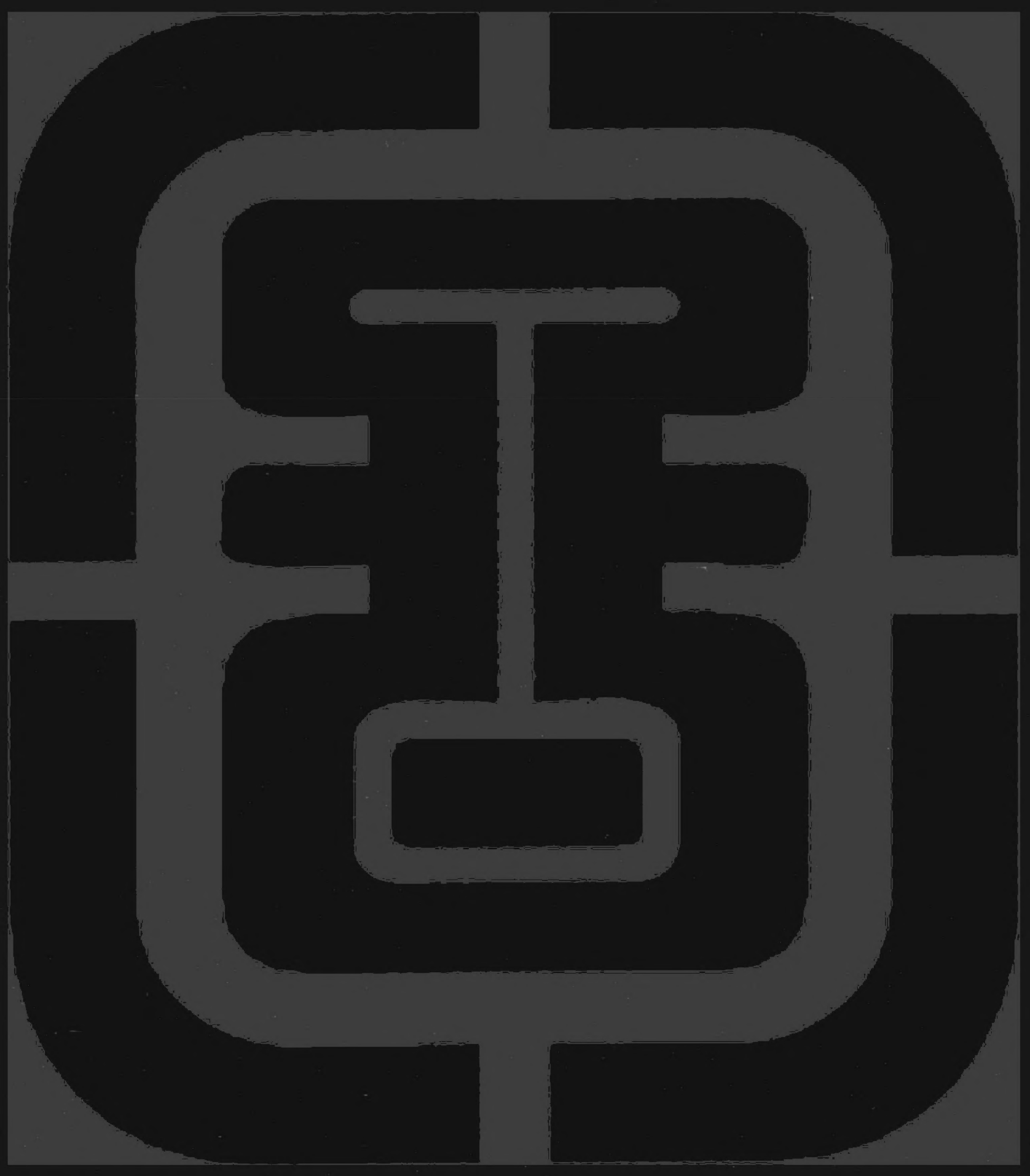
至於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騫但著地多暑溼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後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天竺國記云中天竺入弭樂無戶籍耕王地無冬夏之異草木常茂種田無時節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王燭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李行經曰釋迦菩薩在兜率陁天為諸天無量無邊諸衆說法又觀我今何處成道利益衆生乃觀見宜於南閻浮提生有大利益又云誰中與我為父母者觀見宜於天竺刹利種迦毗羅城白淨王摩邪夫人可為父母又云四生之中何生利益觀見同衆生胎生我若化生諸外道等即誹謗我是幻術也爾時菩薩觀已示同諸天五衰相現命諸同侶波斯匿王等諸王中生皆作國王與我為檀越今阿難及諸人等同生為弟子命舍利弗等外道中生我成道時當受我化回邪入正又有無量衆生同隨菩薩於天竺受生多所利益也神迹詭怪則理絕入區域摩經曰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中不撓魚鼈等而彼大海本相如故又舍利弗住不思議菩薩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國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涅槃經曰阿闍王令醉象踢佛佛以慈善根力舒其五指遂為五師子見爾時醉象惶懼而退又五百羣賊劫奪人庶波斯匿王收捉剋其兩目棄入阮中爾時群賊苦痛不已同

時發聲念南無佛陀達摩佛以慈善根力雪山吹藥令入賊眼皆悉平復如本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義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清心謂忘思慮也釋累謂去貪欲也不執著為空執著為有兼遣謂不空不有虛實兩忘也維摩詰云我及涅槃此二皆空老子云常無欲觀其妙常有欲觀其徼故曰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維摩

經曰爾時毗邪離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威神力令諸寶蓋合成一蓋徧覆三千大千國界諸須彌山乃至日月星宿并十方諸佛說法皆現於寶蓋中又維摩詰三萬二千師子坐高八萬四千由旬高廣嚴淨來入維摩方丈室包容無所妨礙又四大海水入毛孔須彌山入芥子等也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史記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其書言天事故曰談天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郭璞注爾雅云蝸牛音凡談天言大蝸角喻小也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

人多惑焉精靈起滅謂生死輪回無窮已因報相尋謂行有善惡各緣業報也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

贊曰逷矣西胡天之外區逷遠也音它狄反尚書曰逷矣西土之人土物琛麗人性淫虛不率華禮莫有典書若微神道何恤何拘言無神道以制胡人則匈猛之性何所憂懼何所拘忌也

西域列傳第七十八

張㮚伯頴校正